

鲁迅研究丛书

乡土忆录——
鲁迅亲友
忆鲁迅

周芾棠

鲁迅研究丛书

狮土忆录

——鲁迅亲友忆鲁迅



周 棠
陕西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1606

951606

扉页题字 王天任

鲁迅研究丛书

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

周芾棠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36,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 10094·435 定价: 1.35元

前 言

从解放初起，我一直在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工作。三十年来，因兴趣爱好和学习研究鲁迅的需要，我曾不只一次地访问过鲁迅先生在绍兴、杭州、萧山、嵊县、诸暨、新昌、上虞、南京的许多当时还健在的亲友和学生。他们是：鲁迅家里的老工友王鹤照，鲁迅的堂叔周冠五、周梅卿，鲁迅在三味书屋时的同学章祥耀、王福林，鲁迅的本家周毅修、周光仪，鲁迅的表弟郦辛农、表侄女郦玮珍，鲁迅的表弟妇宝宝奶奶，当年东昌坊口理发师谢春和，长庆寺“龙师父”徒孙董企祥，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孙子寿积明、孙媳王孟华、学生田叔达、寿耕梅，熟知鲁迅祖父下狱经过的杜耿荪，范爱农的阿妹范老太太、女儿范莲子，鲁迅农民朋友章闰水的儿子章长明、女儿章阿花，鲁迅在南京读书时的同学茅迺封，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时的同学来雨生，鲁迅在日本东京学习俄文时的同学陶冶公，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的同事张宗祥、杨乃康和学生何菁、蒋蓉生、吴克刚，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时的同事章鲁瞻、孙佐、沈养之和学生宋崇厚、王文灏、孙达兰、陶立恒、周家枚、李鸿梁，绍兴府中学堂老工人徐德宝，辛亥革命前后接触过鲁迅的陈津门、陈魏、庄伯封、俞英崖，鲁迅在山会师范学堂时的学生莫之御、金曰曾、何益新、凌从周、金子芳，《越铎日报》创办人之一马可兴、祝庆安和宋子俊，鲁迅在北京教育部时的同事泮渊，学生董秋

芳、孙福熙，朋友冯农，陶元庆的胞弟陶沛霖，鲁迅的同乡陈抱一、张琴孙儿子张爱白、王子馥的儿子王贻甫，还有鲁迅朋友秋瑾侄儿秋高、徐锡麟侄儿徐学海、陶成章儿子陶守咸，以及了解辛亥革命情况的裘孟涵、金汤侯、周林生、吕仙樵、徐生翁等等。

在访问过程中，承老人们不厌其烦地、实事求是地给谈了许多有关鲁迅当时在绍兴、杭州、南京和日本的工作、学习、生活与社会活动情况。每次谈话，我都作了认真的记录。现在，我将调查所得，参照《鲁迅全集》、《鲁迅日记》和有关史料，作了几次修改和整理，写成《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以供学习与研究鲁迅的同志作参考，并请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楼适夷、戈宝权、圣野、单演义、丁景唐、黄源、许钦文、俞芳、陈山、薛绥之、赵国璋、芮和师和董秋芳、钱叔亮等同志的鼓励与帮助。凡有关同志，均在此一并志谢。

作 者

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于绍兴

目 录

前 言

鲁迅故家老工友忆鲁迅	(1)
鲁迅先生的祖母	(2)
鲁迅先生的母亲	(4)
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	(5)
新台门故居	(6)
百草园	(8)
老台门	(10)
四季桂	(11)
当铺和药店	(12)
咸亨酒店	(14)
鲁迅先生在杭州教书的时候	(15)
鲁迅先生在绍兴教书的时候	(16)
去杭州寄钱	(18)
给鲁迅先生猜谜、讲故事	(18)
谢阿桂	(20)
游绍兴的名胜古迹	(21)
辛亥革命二三事	(23)
关于秋瑾	(24)
“田没用，我不要！”	(25)

鲁迅先生的朋友	(26)
向故乡告别的时候	(26)
北上途中	(29)
在北京的时候	(30)
关于爱罗先珂	(31)
尾 忆	(32)
附记四篇	(34)
东昌坊口	(34)
鲁迅父亲的病	(38)
长庆寺和“龙师父”	(39)
关于当店和地保的一点资料	(42)
塾师·三味书屋	(46)
鲁迅与寿洙邻	(77)
三味书屋补遗	(81)
鲁迅和章闰水	(90)
附：闰水家史表	(99)
鲁迅和他的外婆家	(100)
附记三篇	(107)
鲁迅外婆家的家史概况	(107)
鲁牙宝给安桥头大队的回信(摘录)	(108)
鲁迅外婆家家史补充更正(牙宝)	(109)

鲁迅祖父周介孚及其下狱经过	(111)
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	(121)
鲁迅与陶冶公及“中越馆”的一段史实	(128)
关于鲁迅写于仙台的一封信	(134)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143)
在绍兴执教时的鲁迅先生	(155)
绍兴府中学堂	(155)
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	(158)
风潮	(159)
“祭孔”	(161)
同事之间	(162)
上生理卫生课	(164)
请鲁迅先生写封面字	(164)
“读书跟吃饭一样”	(165)
鲁迅的休息日	(165)
救火	(166)
远足禹陵	(167)
关于“踢鬼”的故事	(168)
鲁迅与“金不换”毛笔	(170)
剪辫子的故事	(171)
“不要讲鬼话”	(173)

武装宣传	(174)
革命军进城	(175)
“都督”	(176)
山会师范学堂	(178)
出任校长	(180)
替教师代课	(182)
“噢！人到哪里去了？”	(183)
“蜈蚣”事件	(185)
平易近人	(186)
鲁迅与越社	(187)
一篇经鲁迅批改过的文章	(188)
名誉总编辑	(189)
骂都督	(192)
鲁迅先生离开绍兴的日期	(194)
鲁迅与范爱农	(196)
鲁迅与郇氏兄弟	(199)
鲁迅和他到过的绍兴农村	(203)
鲁迅手记旧绍兴八县乡人著作目录	(223)
有关《维持小学之意见》的一点资料	(227)
鲁迅保存的四封阮氏信札	(230)

鲁迅与陶元庆 (235)

鲁迅在北京砖塔胡同 (243)

关于鲁迅会见陈赓的一点史料补充 (248)

鲁迅与辛亥革命绍兴三烈士 (254)

 鲁迅与陶成章 (254)

 鲁迅与秋瑾 (260)

 鲁迅与徐锡麟 (276)

附件:

 (一) 徐锡麟给秋瑾的一封信 (281)

 (二) 陶成章本家陶沛霖老先生述说《陶成章行述》
 记录 (281)

 (三) 关于王金发和章介眉的一些史料 (283)

鲁迅和他的故乡绍兴 (290)

鲁迅在绍兴年表 (324)

附 图

 鲁迅幼年时代绍兴街市图 (35)

 绍兴鲁迅故居旧址示意图 (35)

 绍兴山会师范学堂旧址平面图 (179)

 鲁迅到过的绍兴农村简图 (204)

鲁迅故家老工友忆鲁迅

绍兴鲁迅纪念馆已故工作人员王鹤照同志，曾在鲁迅先生家里帮助工作了整整三十年，他对鲁迅先生在绍兴和北京的生活是相当熟悉的。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政府派干部从嘉兴酱园中找到了他，并把他调到当时的绍兴鲁迅文化馆工作。鹤照同志那时虽已年逾“花甲”，但他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于幸福的晚年更焕发精神为绍兴鲁迅纪念馆的筹建做出了贡献。由于他的回忆和同志们的共同寻访，找到了绍兴鲁迅故居和百草园旧址并了解了变迁经过，还找回了一部分当年卖去或寄存的家具，从而解决了鲁迅故居、百草园的局部原状恢复问题。因此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前夕，鲁迅先生的夫人和战友许广平同志访问绍兴时，曾很感激地对鹤照同志说：“老伯伯收集回来了这许多原物，费了不少精力，谢谢！”王鹤照同志已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去世。

鹤照同志对鲁迅先生的回忆，曾在报上发表过若干片断，但系统的材料还没有过。我由于和王鹤照同志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里共同工作过一段时间，曾与他作过许多次的攀谈，每次谈话，我都作了记录，现在我把历次记录作了整理。我觉得鹤照同志对鲁迅先生的回忆，虽然还比较零碎，同时讲日常生活的比较多，但这些毕竟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中使我们可

以窥见鲁迅先生早年生活的某些侧面，它对我们学习与研究鲁迅生平及其著作是有帮助的。

此稿曾于一九六二年以《回忆鲁迅先生》为题，发表于《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现经我作了修改和补充。为了保持资料完整，有些遗迹和文物在十年浩劫中虽有所变动，但仍维原记录不予修改。同时，为了保持原始资料的亲切感，这篇体例仍用口述者第一人称记叙，不求统一。请读者鉴谅。

下面就是鲁迅故家老工友王鹤照同志对鲁迅先生的回忆：

我在一九〇一年四月，到鲁迅先生家里帮忙，做些扫地、烧茶、买菜等轻便工作。

那时鲁迅先生在南京读书。家里只有鲁迅先生的祖母蒋老太太和母亲鲁老太太，还有鲁迅先生的三弟周建人（乔峰）。建人先生比我大一岁，当时在南街会稽小学读书。

鲁迅先生的祖父介孚公因得罪清朝皇帝，在杭州被关押八年，当时虽已释放回绍，但我是很少见到他的。鲁迅先生的父亲伯宜公患重病，已于一八九六年去世，只活了三十六岁。

鲁迅先生的祖母

蒋老太太长得蛮高大，脚蛮小，吸旱烟。她待人非常和气，但对要欺侮作弄别人的人却不客气，又很幽默。喜欢说笑话，我没事总坐在她的房间里。记得有一个故事，是后来鲁老太太讲给我听的。新台门里有一个不第文童周伯文，绰号“金鱼”，是鲁迅先生的远房堂阿叔。他思想顽固，最恨革命党，

骂鲁迅先生是假洋鬼子的就是他。有一次鲁迅先生的三弟乔峰从外面回来，“金鱼”正双手插腰站在白板门中间，乔峰从他的腋下擦过，没有叫他。“金鱼”拿起旱烟管向乔峰头上搨了一下，说：“碰到长辈为什么不叫！”乔峰回去告诉蒋老太太，蒋老太太正在堂前吸烟，恰巧这时“金鱼”怒气冲冲走过来了。蒋老太太看“金鱼”走到面前，拿起旱烟管，照准“金鱼”的头，也搨了一下，说：“见长辈为什么不叫？你会教阿侄，我也会教阿侄。”“金鱼”连忙讨饶：“八妈不要生气，阿侄错哉！阿侄错哉！”

一家吃饭的时候在小堂前，三个人一张小板桌，蒋老太太坐在上头，鲁老太太坐在左手，建人先生坐在下首。蒋老太太和鲁老太太很喜欢吃南瓜饺子，她们先把南瓜刮掉皮，刨成一根根的细丝，然后放进少许盐，挤掉卤，再加上些豆腐干、笋干、香菇、开洋等放在麻油锅子里炒一炒，当作馅子。包饺子的麦粉皮，总是我用棍旋杆的。我每每先杆菲菲薄的一大张，然后用茶碗口揪，揪一下，圆圆一小张。蒋老太太和鲁老太太就把馅子放入小张的圆皮子内做成饺子。饺子当天吃不光，就盛在篮子里悬空挂起来，第二天放在麻油镬里煎一煎，这种回锅饺子，尤其好吃，奇香甜可口。

蒋老太太肚皮里的故事很多，她会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也会讲绍兴的民间故事。后来听鲁老太太说，鲁迅先生小时候，夏天的晚上，躺在小板桌上乘风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一面摇着扇子，一面给他讲《猫是老虎的师父》、《水漫金山》和“洪秀全军”的故事，是在新台门桂花堂前的两株中秋开金花的桂树下面。这两株金桂在一九一九年新台门换了主人以后，已被地主朱阎仙伐去了。现在的两株茂盛的桂树，是解放

后按照原来的位置补栽的。

蒋老太太的娘家在绍兴西郭门外鲁墟。鲁墟这地方，解放初我去过，是在风景如画的鉴湖旁边。有一条数丈阔的河江把村子隔开，河东边的叫东鲁墟，河西边的叫西鲁墟。东西鲁墟的人互相往来，就靠一只四角方方的稻桶形船。只要牵动船缆上的拇指粗的草绳，渡船就会自动地溜过去。蒋老太太的娘家在西鲁墟。这里也是宋代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故里。

我到周家后，大概过了三、四年，蒋老太太去世了。她睡过的床换了个方向，由南朝东了。

鲁迅先生的母亲

蒋老太太去世后，鲁老太太给我一张有三只抽屉的桌子，放在蒋老太太住过的房间里靠南的窗下，当作帐桌。鲁老太太还叫木作师傅给我做了一只书箱，有抽屉，没有油漆过（至今这只箱子，我还好好地保存着）。鲁老太太就对我说：“鹤照，我来教你读书。”鲁老太太书上的字认得很多，但不大会写，她对我说：“我就苦得不会写，你学起来，可以记记帐。”我这时真开心，就到街上去，花三十个铜元，买了一本《实用杂字》。书上有文有图，“葱”字旁边画了一蓬绿耸耸的葱，“白菜”两字旁边画了一株嫩媛媛的小白菜，还有“眼镜”、“桌子”等等木佬佬。老太太除了教我学《实用杂字》，还讲《西厢记》、《封神演义》给我听。老太太说：“《聊斋》比较难看！”时常听老太太讲故事，智多星吴用，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这些英雄好汉我也有数了，还有张生、莺莺、红娘，我也晓得。由于老太太的耐心教导，慢慢地我就认识了好几百个字，豆腐小菜帐也会上了。现在我对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

《朝花夕拾》也能看懂了。老太太的针线活也做得极好，她亲手给我缝制的一块围身已经破了。袜船还有一只保存下来，做得非常细致精巧。象洋车踏的一样，现在这只袜船已经送给绍兴鲁迅纪念馆，陈列在新台门故居鲁迅母亲的房里。

还在前清时候，鲁迅先生从日本东京写信给老太太，要她放足、剪发。老太太回信说：“老大，我年纪已大，头发以后剪（以后是剪了），足已放了。”老太太放了小脚，被邻居骂为“尼姑婆”，她也不去理会，后来又有流言说，放足的是要再嫁“老公”。老太太说：“真的再嫁又怎么样呢？”绍兴光复第二年，我也想把辫子剪掉，就去征求老太太意见，老太太说：“鹤照，胆子大些，去剪吧！”

鲁迅先生的母亲，姓鲁名瑞，是绍兴农村安桥头人。她每次回娘家，村里人总互相传告：“瑞姑太太回娘家了！”鲁老太太对农民们很尊敬，总是某叔、某伯、“七斤嫂”、“八斤哥”、“六一公公”、“六一婆婆”，叫在前头，问长问短，一点没有架子。

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

我第一次看到鲁迅先生是一九〇六年夏天，鲁迅先生从日本回来与朱女士结婚的。这一次时间很短，我与鲁迅先生也没有讲话，他当时的穿着怎样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件事却还记得。鲁迅先生结婚是在楼上，过了一夜，第二夜鲁迅先生就睡到书房里去了。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他很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后来知道是鲁迅先生对这桩包办封建婚姻很不满意，故第二天就在自己的书房里睡了。

这件事，鲁迅堂叔周冠五老先生也曾对笔者说起过：“朱女士名阿安，后改名为朱安，绍兴城里凰仪桥丁家弄人。鲁迅的结婚，是在清光绪三十二年夏历六月。这时鲁迅已在日本留学四年，不知怎么一来，忽然传来谣言，说鲁迅已在神田讨了日本老婆，并已生了孩子，这消息使鲁迅家中和封建礼教包办的未婚妻朱女士阖家，感到十分惶急。于是由鲁迅的房族长辈出主意，假说鲁迅的母亲病了，把鲁迅从日本骗回来结婚。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二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家里住了没有几天，鲁迅就回日本去了。”

新台门故居

新台门故居在绍兴城南东昌坊口，坐北朝南，现在是都昌坊口路十九号。（按：“台门”是邸第的意思，是绍兴一带对士大夫家宅的称呼。）鲁迅先生的祖上原住在覆盆桥周家老台门，后来由于人口增多，买了这座房子。当时住在新台门里的不只鲁迅先生一家，还有十几户近房的本家。他们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族——新台门周家。进了大门，穿过一个铺石板的天井，就到了大厅。这所大厅是当时他们家族公共活动的场所，厅的正中上方悬着一块长方形匾额，上面写着“德寿堂”三个大字。匾额两旁的柱子上悬着一副对联，那对联是：“品节详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穿过大厅向后面走去，走过

几个天井，就看到一排五间楼房。听鲁老太太讲：“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旧历清光绪七年辛巳八月初三日），鲁迅先生就诞生在从西首数起的第二间楼下。”鲁迅先生从日本回来后，这间房子便做了书房兼寝室，隔壁一间作藏书室。这五间楼房，自从新台门卖给朱文公的子孙后，几经翻造，房屋的格局已经大变。解放后，党派干部从嘉兴找到了我，我怀着感激而兴奋的心情，陪鲁迅纪念馆同志寻到了两间没有被地主翻建的故居，这两间房子就在五间楼的后面。中间隔着一方不大的天井，靠东的石条花坛还是原来的，只是多了一级。从前，鲁迅先生心爱的盆花就放在这里。如今石条上放着的建兰（我们绍兴俗呼九节兰），还是鲁迅家里的原物，是鲁迅先生搬家北上时送给堂叔周梅卿先生的，解放后梅卿先生又送给了绍兴鲁迅纪念馆，现在已把它分作五盆。鲁迅先生逝世二十三周年纪念时，鲁迅先生的嫡亲表弟郦辛农也曾对我说，他家里还有一盆鲁迅先生送给他的手植的“水野梔子”（日本名称），他培育得很好，现在还长得挺丰硕健美，鲁迅纪念馆要时，可随时取来展览。

这两间故居靠西一间，是鲁迅先生祖母蒋老太太的房间。靠东一间，当中用木板隔成了两间。前面一间叫小堂前，是鲁迅先生家里吃饭会客的地方，中间一张方板桌，也是鲁迅先生辛亥革命前后办公和开始编写《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的地方。在这张八仙桌上，鲁迅还曾亲手搜集和抄录了一些中国古代的有关植物学的著作，如《释草小记》、《南方草木状》等书（其中鲁迅手抄的一本《南方草木状》书稿，已于一九六一年鲁迅诞生八十周年前夕，为绍兴鲁迅纪念馆征集珍藏。字迹极为工整，好象石印印出来的一样）。小堂前里的桌椅、八仙桌，都是